閒情偶寄

閒情偶寄十四卷目次

種植部

草本第三

葵
萱
鷄冠
玉簪
鳳仙
金錢　金盞　剪春羅　剪秋羅
蝴蝶
菊
茉

衆卉第四

芭蕉

翠雲

虞美人

書帶草

老少年

天竹

虎刺

苔

棕櫚

楓

柏

冬青

閒情偶寄卷之十四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　將華莊南　仝訂

種植部　下

草本第三

草本之花。經霜必死。其能死而不死。交春復發者。根在故也。常聞有花不待時先期使開之法。或用沸水澆根或以硫黃代土。開則開矣。花一敗而樹隨之。根亡故也。然則人之繫

枯顯晦成敗利鈍皆不足據但詢其根之無恙否耳根在則雖處厄運猶如霜後之花其復發也可坐而待也如其根之或亡則雖處榮膴顯耀之境猶之奇葩爛目總非自開之花其復發也恐不能坐而待矣予談草木輒以人喻豈好為是嘵嘵者哉世間萬物皆為人設觀感一理備人觀者即備人感天之生此豈僅供耳目之玩情性之適而已哉

芍藥

芍藥與牡丹媲美前人署牡丹以花王署芍藥以花相冤哉予以公道論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牡丹正位于香國芍藥自難並驅雖別尊卑亦當在五等諸侯之列豈王之下相之上遂無一位一座可備酬功之用者哉歷翻種植之書非云花似牡丹而狹則曰子似牡丹而小由是觀之前人評品之法或由皮相而得之噫人之貴賤美惡可以長短肥瘦論乎每于花時奠酒必作溫言慰之曰汝非相材也前人無識謬署此名花神有靈付之勿較呼牛呼馬聽之而已

寺于黎之羣芳撈牡丹芍藥各數十本而歸牡丹活者頗少幸此花無恙不虛負載之勞豈人爲知己死者花反爲知己生乎

蘭

蘭生幽谷無人自芳是已然使幽谷無人蘭之芳也誰得而知之誰得而傳之其爲蘭也亦與蕭艾同腐而已矣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是已然既不聞其香與無蘭之室何異雖有若無非蘭之所以自處亦非人之所以處蘭也吾謂芝蘭之性畢竟喜人

相似畢竟以人聞香氣爲樂文人之言只顧贊揚其美而不顧其性之所安强半皆若是也然相俱貴乎有情有情務在得法有情而得法則坐芝蘭之室久而愈聞其香蘭生幽谷與處曲房其幸不幸相去遠矣蘭之初着花時自應易其坐位外者內之遠者近之卑者尊之非前倨而後恭人之重蘭非重蘭也重其花也葉則花之輿從而已矣居處一定則當美其供設書畫鑪鉼種種器玩皆宜森列其旁但勿焚香香薰即謝匪妬也此花性類神仙怕親烟火非忌香

也忌烟火耳若是则位置隄防之道得矣然皆情也
非泆也泆則專為聞香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者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出而再入則後來之香
倍乎前矣故有蘭之室不應久坐另設無蘭者一間
以作退步時退時進進多退少則刻刻有香雖坐無
蘭之室若依倩女之魂是法也而情在其中矣如止
有此室則以門外作退步或往行他事事畢而入以
無意得之者其香更甚此尋消受蘭香之訣秘之終
身而洩于一旦殊可惜也

此法不止消受蘭香凡屬有花房舍皆應若是所裝香之室亦然久坐其間與未嘗焚香者等也門上布簾必不可少護持香氣全賴乎此若止靠門扇開閉則門開盡洩無復一線之留矣

蕙

蕙之與蘭猶芍藥之與牡丹相去皆止一間耳而世之貴蘭者必賤蕙皆執成見泥成心也人謂蕙之花不如蘭其香亦遜吾謂蕙誠遜蘭但其所以遜蘭者不在花與香而在葉猶芍藥之遜牡丹者亦不在花

與香而在梗牡丹係木本之花其開也高懸枝梗之上得其勢則能壯其威儀是花王之尊尊于勢也芍藥出于草本僅有葉而無枝不得一物相扶則委而仆于地矣官無與從能自壯其威乎蕙蘭之不相敵也反是芍藥之葉苦其短蕙之葉偏苦其長芍藥之葉病其太瘦蕙之葉翻病其太肥當强者弱而當弱者强此其所以不相稱而大遜于蘭也蘭蕙之開時分先後蘭終蕙繼猶芍藥之嗣牡丹皆所謂兄終弟及欲廢不能者也善用蕙者全在留花去葉痛加剪

除擇其稍狹而近弱者十存二三又皆截之使短去兩角而尖之使與蘭葉相若則是變蕙成蘭而與蕙幹弱枝之道合矣

水仙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爲命夏以蓮爲命秋以秋海棠爲命冬以蠟梅爲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之命也水仙以秣陵爲最予之家于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鄉也記丙午之春先以度歲無資衣

囊費盡。迨水仙開時。則爲强弩之末。索一錢不得矣。欲賒無貸。家人曰。請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奪吾命乎。寧短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且予自他鄉冒雪而歸。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異于不返金陵。仍在他鄉卒歲乎。家人不能止。聽予質簪珥購之。予之鍾愛此花。非其癖也。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群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婦人中之面似桃。腰似柳。豐如牡丹芍藥。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

者吾實未之見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謂摹寫殆盡使吾得見命名者必頫然下拜

不特金陵水仙爲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權欲其早則早命之遲則遲購者欲于某日開則某日必開未嘗先後一日及此花將謝又以遲者繼之盡以下種之先後爲先後也至買就之時給盆與石而使之種又能隨手布置即成畫圖皆風雅文人所不及也豈此等末技亦由天授非人力耶

芙蕖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于水者曰草芙蓉。產于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為命者。非故效顰于茂叔而襲成說于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群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為點綴綠波。及其勁葉既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既作飄颻之態。無風亦呈嫋

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在花為分內之事在人為應得之資者也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于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為之退納凉而凉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者也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

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于此者乎予四命之中此命爲最無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畝方塘爲安身立命之地僅鑿斗大一池植數莖以塞責又時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謂不善養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罌粟

花之善變者莫如罌粟次則數葵餘皆守故不遷者

矣藝此花如畜豹觀其變也牡丹謝而芍藥繼之芍藥謝而罌粟繼之皆繁之極盛之至者也欲績三葩難乎其為繼矣

葵

花之易栽易盛而又能變化不窮者止有一葵是事半乎罌粟而數倍其功者也但葉之肥大可憎更甚于蕙俗云牡丹雖好綠葉扶持人謂樹之難好者在花而不知難者反易古今來不乏明君所不可必得者忠良之佐耳

萱

萱花一無可取植此同于種菜爲口腹計則可耳至云對此可以忘憂佩此可以宜男則千萬人試之無一驗者書之不可盡信類如此矣

鷄冠

予有收鷄冠花子一絕云指甲搔花碎紫雯雖非異卉也芳芬時防掃却還珍惜一粒明年一朵雲此非滋美之詞道其實也花之肖形者儘多如綉毬玉簪金錢蝴蝶剪春羅之屬皆能酷似然皆塵世中物也

能有天上之形者。獨有鷄冠花一種。氤氳其象而靉靆其文。就上觀之。儼然慶雲一朵。乃當日命名者。舍天上極美之物。而搜索人間。鷄冠雖肖。然而賤視花容矣。請易其字曰一朵雲。此花有紅紫黃白四色。紅者為紅雲。紫者為紫雲。黃者為黃雲。白者為白雲。又有一種五色者。即名為五色雲。以上數者。較之鷄冠。誰榮誰辱。花如有知。必將德我。

玉簪

花之極賤而可貴者。玉簪是也。插入婦人髻中。孰真

孰假幾不能辨乃閨閣中必需之物然留之弗摘點綴簾間亦似美人之遺呼作江皐玉佩誰曰不可

鳳仙

鳳仙極賤之花止宜點綴籬落若云備染指甲之用則大謬矣纖纖玉指妙在無瑕一染猩紅便稱俗物况所染之紅又不能盡在指甲勢必連肌帶肉而丹之迨肌肉褪清之後指甲又不能全紅漸長漸退而成欲謝之花矣始作俑者其俗物乎

金錢

金錢金盞剪春羅剪秋羅諸種皆化工所作之小巧文字因牡丹芍藥一關造物之精華已竭欲續不能欲罷不可故作此輕描淡寫之文以延其脉吾觀于此而識造物縱横之才力亦有窮時不能似源泉混混愈涌而愈出也合一歲所開之花可作天工一部全稿梅花水仙試筆之文也其氣雖雄其機尚澁故花不甚大而色亦不甚濃開至桃李棠杏等花則文心怒發興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勢矣然其花之大猶未甚濃猶未至者以其思路紛馳而不聚筆機

過縱而難收其勢之不可阻遏者横肆也非純熟也迨牡丹芍藥一開則文心筆致俱臻化境收横肆而歸純熟舒蓄積而罄光華造物于此可謂使才務盡不留絲髮之餘矣然自識者觀之不待終篇而知其難繼何也世豈有開至樹不能載葉不能覆之花而尚有一物焉高出其上大出其外者乎有開至衆彩俱齊一色不遺之花而尚有一物焉紅過于硃白過于雪者乎斯時也使我為造物則必善刀而藏矣乃天則未肯告乏也夏欲試其技則從而荷之秋欲試

其技則從而菊之冬則計窮力竭儘可不花而猶作蠟梅一種以塞責之數卉者可不謂之芳妍盡致足殿羣芳者乎然較之春末夏初則皆强弩之末矣至于金錢金盞剪春羅剪秋羅滴滴金石竹諸花則明知精力不繼篇帙寥寥作此以塞紙尾猶人詩文既盡附以零星雜著者是也由是觀之造物者極欲騁才不肯自惜其力之人也造物之才不可竭而可竭可竭而終不可竟竭者也究竟一部全文終病其後來稍弱其不能弱始勁終者氣使之然作者欲留餘

一變節久大手口道也

地而不得也吾謂才人著書不應取法于造物當秋冬其始而春夏其終則是能以蔗境行文而免于江淹才盡之誚矣

蝴蝶花

此花巧甚蝴蝶花間物也此即以蝴蝶為花是一是二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非蝶非花恰合莊周夢境

菊

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藥也種類之繁衍同花色之

鄧闌公○玄粹明○眼來

全盛同而性能持久復過之從來種植之書是花皆略而叙牡丹芍藥與菊者獨詳人皆謂三種奇葩可以齊觀等視而予獨判為兩截謂有天工人力之分何也牡丹芍藥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植此二花者不過冬溉以肥夏澆以濕如是焉止矣其開也爛漫芬芳未嘗以人力不勤略減其姿而稍儉其色菊花之美則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藝菊之家當其未入土也則有治地釀土之勞既入土也則有插標記種之事是萌蘖未發之先已費人力幾許矣迨分秧植

定之後勞瘁萬端復從此始防燥也慮溼也摘頭也掐葉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蟲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盡人力以俟天工者也即花之既開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縛枝繫蕊之勤置盞引水之煩染色變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餘補天工之不足者也爲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總無一刻之暇必如是其爲花也始能豐麗而美觀否則同于婆娑野菊僅堪點綴疏籬而已若是則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人美之而歸功于天使與不費辛勤之

牡丹芍藥齊觀等視不幾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吾知飲翠凝紅而爲沙中偶語者必花神也

自有菊以來高人逸士無不盡物揄揚而予獨反其說者非與淵明作敵國藝菊之人終歲勤動而不以勝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昧所從來飲水忘源併置汲者于不問其心安乎從前題詠諸公皆若是也予刺是說爲秋花報本乃深于愛菊非薄之也予嘗觀老圃之種菊而慨然于修士之立身與儒者之治業使能以種菊之無逸者礪其身心則焉往而

不爲聖賢使能以種菊之有恒者攻吾舉業則何慮其不掇靑紫乃士人愛身愛名之心終不能如老圃之愛菊奈何

菜

菜爲至賤之物又非衆花之等倫乃草木藤本中反有缺遺而獨取此花殿後無乃賤群芳而輕花事乎曰不然菜果至賤之物花亦卑卑不數之花無如積至賤至卑者而至盈千累萬則賤者貴而卑者尊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者非民之果貴民之衆多

至盛爲可貴也園圃種植之花自數朶以至數十百朶而止矣有至盈阡溢畝令人一望無際者哉曰無之無則當推菜花爲盛矣一氣初盈萬花齊發青疇白壤悉變黃金不誠洋洋乎大觀也哉當斯是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風導酒客尋帘錦蝶與遊人爭路郊畦之樂什佰園亭惟菜花之開是其候也

眾卉第四

草木之類。各有所長。有以花勝者。有以葉勝者。花勝則葉無足取。且若贅疣。如葵花蕙草之屬是也。葉勝則可以無花。非無花也。葉即花也。天以花之丰神色澤。歸併于葉而生之者也。不然。綠者葉之本色。如其葉之。則亦綠之而已矣。胡以為紅為紫為黃為碧。如老少年美人蕉天竹翠雲草。諸種備五色之陸離。以娛觀者之目乎。與其青之綠之。亦不同于

有花之葉另具一種芳姿是知樹木之美不定在花猶之丈夫之美者不專主于有才而婦人之醜者亦不盡在無色也觀群花令人修容觀諸卉則所餙者不僅在貌

芭蕉

幽齋但有隙地即宜種蕉蕉能韻人而免于俗與竹同功王子猷偏厚此君未免掛一漏一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陰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畫圖且能使臺榭軒窗盡染碧色綠天之號洵不誣也竹

可鐫詩蕉可作字昔文士近身之簡牘乃竹上止可一書不能削去再刻蕉葉則隨書隨換可以日變數題尚有時不煩自洗雨師代拭者此天授名箋不當供懷素一人之用予有題蕉絕句云萬花題遍示無私費盡春來筆墨資獨喜芭蕉容我儉自舒晴葉待題詩此芭蕉實錄也

翠雲

草色之最蒨者至翠雲而止非特草木爲然盡世間蒼翠之色總無一物可以喻之雖天上彩雲偶一幻

此是知善着色者惟有化工即與傾國佳人眉上之色並較淺深覺彼猶是畫工之筆非化工之筆也

虞美人

虞美人花葉並嬌且動而善舞故又名舞草譜云人或抵掌歌虞美人曲則葉動如舞予曰舞則有之必歌虞美人曲恐未必盡然蓋歌舞並行之事一姬試舞衆姬必歌以助之聞歌即舞勢使然也若謂必歌虞美人曲則此曲能歌者幾歌稀則和寡此草亦得藉口藏其拙矣

書帶草

書帶草其名極佳若不得見譜載出淄川城北鄭康成讀書處名康成書帶草噫康成雅人豈作王戎鑽核故事不使種傳別地耶康成婢子解書使天下婢子皆不知書則此草不可移否則處處堪栽也

老少年

此草一名鴈來紅一名秋色一名老少年皆欠妥切鴈來而紅者尚有蓼花一種經秋弄色者又不一而足皆屬泛稱惟老少年三字相宜而又病其俗予嘗

易其名曰還童草似覺差勝此草中仙品也秋階得此群花可廢此草植之者繁觀之者衆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予嘗細玩而得之蓋此草不特于一歲之中經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總之後勝于前是其性也此意向矜獨得及閱徐竹隱詩有葉從秋後變色向晚來紅一聯不知確有所見如予知其晚來更媚乎抑下句仍同上句其晚亦指秋乎難起九原而問之即謂先予一着可也

天竹

竹無花而以夾竹桃代之竹不實而以天竹補之皆是可以不必然而強爲蛇足之事然蛇足之形自天生之人亦不盡任咎也

虎刺

長盆栽虎刺宜石作峯巒布置得宜是一幅案頭山水此虎丘賣花人長技也不可謂非化工手筆然購者于此必熟視其爲原盆與否是弃皆可新移獨虎刺必須久植新移旋種者百無一活不可不知

苔

苔者至賤易生之物然亦有時作難遇階砌新築冀其速生者彼必故意遲之以示難得予有養苔詩云汲水培苔淺却池鄰翁盡日笑人癡未成斑蘚渾難待繞砌頻呼綠拗兒然一生之後又令人無可奈何矣

萍

楊入水爲萍是花中第一怪事花已謝而辭樹其命絕矣乃又變爲一物其生方始殆一物而兩現其身者人以楊花喻命薄之人不知其命之厚也較天

下萬物最稱善者莫能身作楊花而居水陸二地之勝乎

水上生萍極多雅趣但怪其瀰漫太甚竟蘼池沼使

水居有如陸地亦根事也有功者不能無過天下事

其蓋然哉

竹木第五　求種植者不載

竹木者何樹之不花者也非盡不花其見用于世者在此不在彼雖花而猶之弗花也花者媚人之物媚人者損已故善花之樹多不永年不若椅桐梓漆之朴而能久然則樹即樹耳焉如花爲善花者曰彼能無求于世則可耳我則不然雨露所同也灌溉所獨也土壤所同也肥澤所獨也子不見堯之水湯之旱乎如其雨露或竭而土不能滋則奈何盡

舍汝所行而就我不花者曰是則不能甘爲竹木而已矣

竹

俗云早間種樹晚上乘涼喻詞也予于樹木中求一物以實之其惟竹乎種樹欲其成陰非十年不可最易活者莫如楊柳求其陰可蔽日亦須數年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樹能令俗人之舍不轉盼而成高士之廬神哉此君眞醫國手也種竹之方舊傳有訣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予悉

試之乃不可盡信之書也三者之內惟一可遵多留宿土是也移樹最忌傷根土多則根之盤曲如故是移地而未嘗移土猶遷人者併其臥榻而遷之其人醒後尚不自知其遷也若俟雨過方移則沾泥帶水有幾許未便泥濕則鬆水沾則濡我欲留土其如土濕而蘇隨鋤隨散之不可留何且雨過必晴新移之竹晒則葉捲一捲即非活兆矣予易其詞曰未雨先移天甫陰而雨猶未下乘此急移則宿土未濕又復帶潮有如膠似漆之勢我欲多留而土能隨我先據

一籌之勝矣且栽移甫定而雨至是雨爲我下坐而受之枝葉根本無一不沾滋潤之利最忌者日而日不至最喜者雨而雨即來去所忌而投以喜未有不欣欣向榮者此法不止種竹是花是木皆然至于記取南枝一節尤難遵奉移竹移花不易其向向南者仍使向南自是草木之幸然移草木就人當隨人便不能盡隨草木之便無論是花是竹皆有正面有反面正面向人反面向空隙理也使記南枝而與人相左猶娶新婦進門而聽其終年背立有是理乎故此

詩只恰不說切勿泥之總之移花種竹只有四字當記宜陰忌日是也瑣瑣繁言徒滋疑擾

松栢

蒼松古栢美其老也一切花竹皆貴少年獨松栢與梅三物則貴老而賤幼欲受三老之益者必買舊宅而居若俟手栽爲兒孫計則可身則不能覩其成也求其可移而能就我者縱使極大亦是五更非三老矣予嘗戲謂諸後生曰欲作畫圖中人非老不可三五少年皆賤物也後生詢其故予曰不見畫山水者

每及人物必作扶笻曳杖之形即坐而觀山臨水亦是老人覽鏡之狀從未見有俊美少年廁于其間者少年亦有非携琴捧畫之流即挈盒持罇之輩皆奴隸于畫中者也後生輩欲反証予言卒無其據予此以喻松栢可謂合倫如一座園亭所有者皆時花弱卉無十數本老成樹木主宰其間是終日與兒女子習處無從師會友時矣名流作畫肯若是乎意其持此說一生終不得與老成爲伍乃今年已入畫行坐兒女叢中殆以花木爲我而我爲松栢者乎

說聞者云奇闢重此識閨量混池爲家常事矣

梧桐

梧桐一樹是草木中一部編年史也舉世習焉不察予特表而出之花木種自何年爲壽幾何歲詢之主人主人不知詢之花木花木不答謂之忘年交則可予以知時達務則不可也梧桐不然有節可紀生一年紀一年樹紀樹之年人紀人之年樹小而人與之小樹大而人隨之大觀樹卽所以觀身易曰觀我生進退欲觀我生此其資也予垂髫種此卽于樹上刻詩以紀年每歲一節卽刻一詩惜爲兵燹所壞不

又云與齡之鑑詩同一實但皆人所當三復者

克有終猶記十五歲刻桐詩云小時種梧桐桐葉小于艾簪頭刻小詩字瘦皮不壞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許人大復何怪還將感歎詞刻向前詩外新字日相催舊字不相待顧此新舊痕而爲悠忽戒此予娶年著作因說梧桐偶觸記及不則竟忘之矣即此一事便受梧桐之益然則編年之說豈欺人語乎

槐榆

樹之能爲陰者非槐即榆詩云于我乎夏屋渠渠此

樹者可以呼為夏屋植于宅旁與肯堂肯搆無別人謂夏者大也非時之所謂夏也予曰古人以夏為大者非無取義夏日之屋非大不涼與三時有別故名廈為屋謂夏以大字特表之詳耳

柳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嫋娜之致徒垂無益也此樹為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夏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為最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為悅耳目有時而不娛以在臥

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宜于曉之故人則未之察也鳥之防弋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于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于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是也此其獨宜于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

此鳥有靈當呼予爲知已種樹之樂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嬋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匪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于種植之初預防及此留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黃楊

黃楊每歲長一寸不溢分毫至閏年反縮一寸是天限之木也植此宜生憐憫之心予新授一名曰知命樹天不使高强爭無益故守困厄爲當然冬不改柯

夏不易葉其素行原如是也使以他木處此即不能高亦將橫生而至大矣再不然則以才不得展而至瘁死復自永其年矣用于天而能自全其天非知命君子能若是乎此最可憫者歲長一寸是已至閏年反縮一寸其義何居歲閏而我不閏人閏而已不閏已見天地之私乃非止不閏又復從而刻之是天地之待黃楊可謂不仁之至不義之甚者矣乃黃楊不滅天地枝葉較他木加榮反似德之者是知命之中又知命焉蓮為花之君子此樹當為木之君子蓮為花

之君子茂叔知之黄楊爲木之君子非其稍能格物之笠翁孰知之哉

棕櫚

樹直上而無枝者棕櫚是也予不奇其無枝奇其無枝而能有葉植于衆芳之中而下不侵其地上不蔽其天者此木是也較之芭蕉大有克己妨人之别

楓桕

草之以葉爲花者翠雲老少年是也木之以葉爲花者楓與桕是也楓之丹桕之赤皆爲秋色之最貴而

其所以得此者則非雨露之功霜之力也霜于草木亦有有功之時其不肯數數見者慮人之狎之也行衆木而獨榮二木欲示德威之一斑耳

冬青

冬青一樹有松柏之實而不居其名有梅竹之風而不矜其節殆身隱焉文之流亞歟然欲徵霜雪之驗者從未聞一人齒及是之推不言祿而祿亦不及予竊怨之當易其名爲不求人知樹

閒情偶寄十五卷目次

頤養部 上

閒情偶寄卷之十五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　將華莊南　仝訂

頤養部上

行樂第一

傷哉。造物生人一塲。爲時不滿百歲。彼殀折之輩無論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報罷之日。況此百年以內。有無數憂愁困苦。

朱左車云造物不仁仝

疾病顛連名韁利鎖驚風駭浪阻人燕遊使徒有百歲之虛名並無一歲二歲享生人應有之福之實際乎又況此百年以內日日死亡相告謂先我而生者死矣後我而生者亦死矣與我同庚比算互稱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詳日令不能無死者驚見于目而但聞于耳乎是千古不仁未有甚于造物者矣雖然殆有說焉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無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

叔貴夫言臣哉[illegible]

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時爲樂當視此輩爲前車也康對山搆一園亭其地在北郊山麓所見無非丘隴客訊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以爲樂對山曰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達哉斯言予嘗以銘座右並論養生之法而以行樂先之勸人行樂而以死亡怵之即祖是意欲體天地至仁之心不能不蹈造物不仁之跡

養生家授受之方外藉藥石內憑導引其藉

口腹生而流爲放辟邪侈者則曰此家三者無論邪正皆術士之言也予係儒生並非術士術士所言者術儒家所悪者理魯論鄉黨一篇半屬養生之法予雖不敏竊附于聖人之徒不敢爲誕妄不經之言以誤世有怪此卷以頤養命名而覓一丹方不得者予以空踈謝之又有怪予著飲饌一篇而未及烹飪之法不知醬用幾何醋用幾何鹺椒香辣用幾何者予曰果若是是一庖人而已矣烏足

重哉人曰若是則食物志尊生嚴衛生錄乎書何以備載此等乎曰是誠庖人之書也士各明志人有弗爲

貴人行樂之法

人間至樂之境惟帝王得以有之下此則公卿將相以及群輔百僚皆可以行樂之人也然有萬幾在念百務縈心一日之內除視朝聽政放衙理事治人事神反躬修己之外其爲行樂之時有幾曰不然樂不在外而在心心以爲樂則是境皆樂心以爲苦則無

境不苦身爲帝王則當以帝王之境爲樂境身爲公卿則當以公卿之境爲樂境凡我分所當行推諉不去者卽當擯棄一切悉視爲苦而專以此事爲樂謂我爲帝王日有萬幾之冗其心則誠勞矣然世之豔慕帝王者求爲片刻而不能我之至勞人之所謂至逸也爲公卿將相叅輔百僚者居心亦復如是則不必于視朝聽政放衙理事治人事神反躬修己之外別尋樂境卽此得爲之地便是行樂之場一舉筆而安天下一矢口而遂羣生以天下羣生之樂爲樂何

快如之若于此外稍得清閒再享一切應有之福則人皇可比玉皇俗吏竟成仙吏何蓬萊三島之足羨哉此術非他盜用吾家老子退一步法以不如已者視已則日見可樂以勝于已者視已則時覺可憂從來人君之善行樂者莫過于漢之文景其不善行樂者莫過于武帝以文景于帝王應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覺其逸武帝則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見其勞人臣之善行樂者莫過于唐之郭子儀而不善行樂者則莫如李廣子儀既拜汾陽王志願

已是不復他求故能極欲窮奢備享人臣之福李廣則恥不如人必欲封侯而後已是以獨當單于卒致失道後期而自頸故善行樂者必先知足二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不殆至樂在其中矣

富人行樂之法

勸貴人行樂易勸富人行樂難何也財爲行樂之資然勢不宜多多則反爲累人之具華封人祝帝堯富壽多男堯曰富則多事華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由是觀之財多不分即以唐堯之聖帝王之

尊。猶不能免多事之累。況德非聖人而位非帝王者乎。陶朱公屢致千金。屢散千金。其致而必散。散而復致者。亦學帝堯之防多事也。茲欲勸富人行樂。必先勸之分財。勸富人分財。其勢同于挾山超海。此必不得之數也。財多則思運。不運則生息不繁。然不運則已。一運則經營慘淡。坐起不寧。其累有不可勝言者。財多必善防。不防則為盜賊所有。而且以身殉之。然不防則已。一防則驚魂四繞。風鶴皆兵。其恐懼觳觫之狀。有不堪目睹者。且財多必招忌。語云。溫飽之家

衆怨所歸以一身而爲衆射之的方且憂傷處死之不暇尚可與言行業乎哉甚矣財不可多多之爲累亦至此也然則富人行業其終不可冀乎曰不然多分則難少斂則易處比戶可封之世難于售恩當民窮財盡之秋易于見德少課錙銖之利窮民即起頌颺唏踴升斗之租貧佃即生歌舞本債而子息未償因其貧也而貰之一歲饑荒即嘆鴻驩之令譽賦足而國用不足因其匱也而思助之急公偶試即來卜式之美名果如是則大異于今日之富民而又無損于

本來之故我覬覦者息而讐怨者稀是則可言行樂矣其爲樂也亦同貴人不必于持籌握算之外別尋樂境即此寬租減息使義急公之日聽貧民之歡欣贊頌即當兩部鼓吹受官司之奬勵稱揚便是百年華袞榮莫榮于此樂亦莫樂于此矣至于悦色娛聲眠花籍柳構堂建厦嘯月嘲風諸樂事他人欲得所患無資業有其資何求弗遂是同一富也昔爲最難行樂之人今爲最易行樂之人即使帝堯不死陶朱現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去其一念之

退步云。我辛富以樂延。即是此也。

刻而已矣

貧賤行樂之法

窮人行樂之方無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爲貧更有貧於我者我以爲賤更有賤於我者我以妻子爲累尚有鰥寡孤獨之民求爲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爲勞尚有身繫獄廷荒蕪田地求安耕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則苦海盡成樂地如或向前一算以勝己者相衡則片刻難安種種桎梏幽囚之境出矣一顯者旅宿郵亭時方溽暑帳內多

至安訣 云祀碞 胆稱佚 證方能 作此脉 派

詩懸掛起居親客之處微寓己意不使人知亦寂顯其身之妙法也此指湖上笠翁蔣人獨做之事筆機所到欲諱不能俗語所謂不打自招者非乎

家庭行樂之法

世間第一樂地無過家庭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是聖賢行樂之方不過如此而後世人情之好向往往與聖賢相左聖賢所樂者彼則苦之聖賢所苦者彼反視爲至樂而沉溺其中如棄現在之天親而拜他人爲父撇同胞之手足而與陌路結盟避女色

而就變童舍家雞而尋野鶩是皆情理之至悖而舉世習而安之其故無他總由一念之惡舊喜新厭常趨異所致者是則生而所有之形骸亦覺陳腐可厭胡不并易而新之使今日覓附一體明日又附一體覺愈變愈新之可愛乎其不能變而新之者以生定故也然欲變而新之亦自有法時易冠裳疊更幃座而照之以鏡則似換一規模矣即以此法而施之父母兄弟骨肉妻孥以結交濫費之資而鮮其衣飾美其供奉則居移氣養移體一歲而數變其形豈不猶

之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而與同學少年互稱兄弟各家美麗共締婣盟者哉有好游俠邪者蕩盡家貲而不顧其妻迫于飢寒而求去臨去之日別贈新衣而佐以美飾居然絕世佳人其夫抱而泣曰吾走盡章臺未嘗遇此婚麗由是觀之匪人之美衣飾美之也倘能復留當爲勤儉克家而置汝金屋妻善其言而止後改蕩從善卒如所云又有人子不孝而爲親所逐者鞠于他人越數年而復返定省承歡大異疇昔其父訊之則曰非子不愛其親習久而生厭也茲復

厭所習見而以久不睹者爲可親矣衆人笑之而有識者憐之何也習久而厭其親者天下皆然而不能自明其故此人知之又能直言無諱蓋可以爲善之人也此等罕譬曲喻皆爲勸導愚蒙誰無至性誰忘只知而佚子爲不孝但觀孺子離家即生哭泣豈無至樂之境十倍其家者哉性在此而不在彼也人能以孩提之樂境爲樂境則去聖人不遠矣

道途行樂之法

逆旅二字足概遠行旅境皆逆境也然不受行路之

苦不知居家之樂。此等況味。正須一一嘗之。予游總累而歸。鄉人訊曰。邊陲之游樂乎。予曰。樂。有經其地而懼焉者。曰。地則不毛。人皆異類。豬沙漲而氣宗鬪鉦鼓而覓擾。何樂之有。予曰。向來離家。謬謂四方一致。其飲饌服飾。皆同于我。及歷四方。知有大謬不然者。然止游通邑大都。未至窮邊極塞。又謂遠近一理。不過稍變其制而已矣。及抵邊陲。始知地獄即在人間。羅刹原非異物。而今而後方知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而近地之民。其去絕塞之民者。反有霄壤幽明

之大異也不入其地不睹其情烏知生于東南游于都會衣輕肥娛飯稻羹魚之足樂哉此言出路之人視居家之樂為樂也然未至還家則終覺其苦又有視家為苦借道途行樂之法可以暫娛目前不為風霜車馬所困者又一方便法門也向平欲俟婚嫁既畢遨遊五嶽李固與弟書謂周觀天下而獨未見益州似有遺憾太史公因遊名山大川得以史筆妙千古是游也者男子生而欲得不得即以為恨者也有道之士尚欲挾資裹糧專行其志而我以糊口資生

之便爲盜聞廣見之資。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而且食所未食。嘗所欲嘗。蓄所餘者而歸遺細君。似得五侯之鯖。以果一家之腹。是人生最樂之事也。奚事哭泣阮途而爲乘槎馭駿者所竊笑哉。

春季行樂之法

人有喜怒哀樂。天有春夏秋冬。春之爲令。即天地交歡之候。陰陽肆樂之時也。人心至此。不求暢而自暢。猶父母相親相愛。則兒女嬉笑自如。睹滋堂之歡飲。

主左車。云道方起汲用。故

仰欲伺隙而流流不出也然當春行樂每易過情必留一綫之餘春以度將來之酷夏蓋一歲難過之關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故俗語云過得七月半便是鐵羅漢非虛語也思患預防當在三春行樂之時不得縱慾過度而先埋伏病根花可熟觀鳥可傾聽山川雲物之勝可以縱遊而獨于房慾之事略存餘地蓋人當此際滿體皆春春者泄盡無遺之謂也草木之春泄盡無遺而不壞者以三時皆蓄而止候泄于一春過此一春又皆蓄

精養神之候矣人之一身能保一時盡洩而三時皆不洩乎盡洩于春而又不能不洩于夏雖草木不能不枯況人身之浮脆者乎欲留枕蓆之餘歡當使游觀之盡致何也分心花鳥便覺體有餘閒併力閨幃易致身無寧刻然予所言皆防已甚之詞也若使杜情而絕慾是天地皆春而我獨秋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災異乎

夏季行樂之法

酷夏之可畏前幅雖露其端然未盡暑毒之什一也

使天只有三時而無夏則人之死也必稱巫醫僧道之流皆苦飢寒而莫救矣止因多此一時遂覺人身叵測常有朝人而夕鬼者戴記云是月也陰陽爭死生分危哉斯言令人不寒而慄矣凡人身處此候皆當時時防病日日憂死防病憂死則當刻刻偷閒以行樂從來行樂之事人皆選暇于三春予獨息機于九夏以三春神旺即使不樂無損于身九夏則神耗氣索力難支體如其不樂則勞神役形如火益熱是與性命爲讐矣月令以仲冬爲閉藏予謂天地之宗

閉藏于冬人身之氣當令閉藏于夏試觀隆冬之月人之精神愈寒愈健較之暑氣鑠人有不可同年而語者凡人苟非民社繫身飢寒迫體稍堪自逸者則當以三時行事一夏養生過此危關然後出而應酬世故未爲晚也追憶明朝失政以後

大清革命之先予絕意浮名不干寸祿山居避亂反以無事爲榮夏不謁客亦無客至匪止頭巾不設併衫履而廢之或裸處亂荷之中妻孥覓之不得或偃臥長松之下猿鶴過而不知洗硯石于飛泉試茗奴

以積雪欲食瓜而瓜生戶外思啖菓而菓落樹頭可謂極人世之奇聞擅有生之至樂者矣後此則徙居城市酬應日紛雖無利欲薰人亦覺浮名致累計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僅有三年今欲續之求為閒餘而不可得矣傷哉人非鐵石奚堪磨杵作針壽豈泥沙不禁委塵入土予以勸人行樂而深悔自役其形噫天何惜于一閒以補富貴榮膴之不足哉

秋季行樂之法

過夏徂秋此身無恙是當與妻孥慶賀重生交相為

壽者矣又值炎蒸初退秋爽媚人四體得以自如衣袷不爲桎梏此時不樂將待何時況有阻人行樂之二物非久即至二物維何霜也雪也霜雪一至則諸物變形并時無花亦且少葉亦時有月難保無風若謂春宵一刻值千金則秋價之昂宜增十倍有山水之勝者乘此時蠟屐而遊不則當面錯過何也前此欲登而不可後此欲眺而不能則是又有一年之別矣有金石之交者及此時朝夕過從不則交臂而失何也穠纖阻人于前咫尺有同千里風雪欺人于後

訪戴何異登天則是又負一年之約矣至于姬妾之在家一到此時有如久別乍逢爲歡特異何也暑月汗流求爲盛粧而不得十分嬌艷惟四五之僅存此則全副精神皆可用于青鬟翠黛之上久不覩而今忽睹有不與遠歸新娶同其燕好者哉爲歡節慾視其精力短長總留一綫之餘地能行百里者至九十而思休善登浮屠者至六級而即下此房中秘術詩爲少年場授之

冬季行樂之法

冬天行樂必須設身處地幻爲路上行人備受風雪之苦然後回想在家則無論寒燠晦明皆有勝人百倍之樂矣嘗有畫雪景山水人持破傘或策蹇驢獨行古道之中經過懸崖之下石作猙獰之狀人有顛蹶之形者此等險畫隆冬之月正宜懸掛中堂主人對之即是禦風障雪之屏煖胃和衷之藥若楊國忠之肉陣黨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試或溫稍停則奇寒至矣善行樂者必先作如是觀而後繼之以樂則一分樂境可抵二三分五七分樂境便可抵十分十二

分矣然一到樂極忘憂之際其樂自能漸減十分樂境只作得五七分二三分樂境又只作得一分矣須將一切苦境又復從頭想起其樂之漸增不減又復如初此善討便宜之第一法也往之行路之人計程共有百里行過七八十里所剩無多然無奈望到心堅急切難待種種畏難怨苦之心出矣但一回頭計其行過之路數則七八十里之遠者可到況其少而近者乎譬如此際止行二三十里尚餘七八十里則苦多樂少其境又當何如此種想念非但可為行樂

之方凡居官者之理繁治劇學道者之讀書窮理農工商賈之任勞即勤無一不可荷之爲法憊人之行樂何異于我而我爲之頷斂舌蕉手腕拳脫足胎有媚人之癖而以楮墨代脂韋者乎

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

行樂之事多端未可執一而論如睡有睡之樂坐有坐之樂行有行之樂立有立之樂飲食有飲食之樂盥櫛有盥櫛之樂即袒裼裸裎如厠便溺種種褻之事處之得宜亦各有其樂苟能見景生情逢場作

戲即可悲可涕之事亦變歡娛如其應事寡才養生無術即徵歌選舞之塲亦生悲戚茲以家常受用起居安樂之事因便制宜各存其說于左

睡

有專言法術之人徧授養生之訣欲予北面事之予訊益壽之功何物稱最頤生之地誰處居多如其不謀而合則奉為師不則友之可耳其人曰益壽之方全憑導引安生之計惟賴坐功予曰若是則汝法最苦惟修苦行者能之予懶而好動且事事求樂未可

以語此也其人曰然則汝意云何試言之不妨互爲印政予曰天地生人以時動之者半息之者半動則旦而息則暮也苟勞之以日而不息之以夜則旦旦而伐之其死也可立而待矣吾人養生亦以時擾之以半靜之以半擾則行起坐立而靜則睡也如其勞我以經營而不逸我以寢處則岌岌乎殆哉其年也不堪指屈矣若是則養生之訣當以善睡居先睡能還精睡能養氣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堅骨壯筋如其不信試以無疾之人與有疾之人合而驗之人本無

疾而勞之以夜使晝夕不得安眠則眼眶漸落而精氣日頹雖未即病而病之情形出矣患疾之人久而不寐則病勢日增偶一沉酣則其醒也必有油然勃然之勢是睡非睡也藥也非療一疾之藥乃治百病救萬民無試不驗之神藥也茲欲從事導引併力坐功勢必先遣睡魔使無倦態而後可予忍棄生平最效之藥而試未必果驗之方哉其人艴然而去以予不足教也予誠不足教哉但自陳所得實爲有見而然與強辯飾非者稍別前人睡詩云花竹幽窗午夢

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近人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此皆書本睡餘請置勿道道其未經發明者而已睡有睡之時睡有睡之地睡又有可睡不可睡之人請條晰言之由戌至卯睡之時也未戌而睡謂之先時先時者不祥謂與疾作思臥者無異也過卯而睡謂之後時後時者犯忌謂與長夜不醒者無異也且人生百年夜居其半窮日行樂猶苦不多況以睡夢之有餘而損宴遊之不足乎有一名士善睡起必過午先時而訪未有能

晤之者乎毎過其居必俟良久而後見一日閒坐無聊筆墨具在乃取舊詩一首更易數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静睡起來常過午便活七十年止當三十五洞人見之無不絶倒此雖謔浪頗關至理是當睡之時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然而午睡之樂倍于黄昏三時皆病不宜而獨宜于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之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堪此況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

倦者倦極而眠猶飢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
有善于此者午飡之後略踰寸晷俟所食旣消而後
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覔睡覔睡得睡其爲睡也不甜
必先處于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
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
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
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
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此論睡之時也睡又
必先擇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靜曰凉不靜之地止能

睡目不能睡耳耳目兩岐豈安身之善策乎不寐之地止能睡魂不能睡身身魂不附乃養生之至忌也至于可睡不可睡之人則分別于忙閒二字就常理而論之則忙人宜睡閒人可以不必睡然使忙人假寐止能睡眼不能睡心心不睡而眼睡猶之未嘗睡也其最不受用者在將覺未覺之一時忽然想起某事未行某人未見皆萬萬不可已者睡此一覺未免失事妨時想到此處便覺魂趨夢繞膽怯心驚較之未睡以前更加煩躁此忙人之不宜睡也閒則眼未

睏而心先睏心已開而眼未開已睡較未睡為樂已醒較未醒更樂此閒人之宜睡也然天地之間能有幾個閒人必欲閒而始睡是無可睡之時矣有暫逸其心以妥夢魂之法凡一日之中急切當行之事俱當于上半日告竣有未竣者則分遣家人代之使事事皆有着落然後尋床覓枕以赴黑甜則與閒人無別矣此言可睡之人也而尤有吃緊一關未經道破者則在莫行歹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始可于日間睡覺不則一聞剝啄即以邏作到門矣

坐

從來善養生者。莫過於孔子。何以知之。知之於寢不尸居不容二語。使其好飾觀瞻。務修邊幅。時時求肖君子。處處欲爲聖人。則其寢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則五官四體。不復有舒展之刻。豈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長於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繪出一幅時哉聖人。宜乎崇祀於千秋。而爲風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當以孔子爲師。勿務端莊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縛而爲膠柱難移。抱膝長吟。

雖坐也而不妨同于箕踞支頤畏我行樂也而何必名爲坐忘但見面與身齊久而不動者其人必死此圖畫眞容之先兆也

行

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于造物賦形之義略欠則全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此貧士驕人語乘車策馬曳履舉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動靜之別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爲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

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為歡有時安車而待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士一籌矣至于貧士驕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緩急出門之可恃事屬可緩則以安步當車如其急也則以疾行當馬有人亦出無人亦出結伴可行無伴亦可行不似富貴者假足于人人或不來則我不能即出此則有足若無大悖謬于造物賦形之義耳興言及此行殊可樂

立分久暫可無依久當思傍亭亭獨立之事但可偶一爲之旦旦如是則筋骨皆懸而脚跟如砥有血脈膠凝之患矣或倚長松或凭怪石或靠危欄作軾或扶瘦竹爲筇既作羲皇上人又作畫圖中物何樂如之但不可以美人作柱慮其礎石太纖而致棟梁皆仆也

飲

宴集之事其可貴者有五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

飲致無論寛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備此五貴始可與言飲酒之樂不則麯蘖賓朋皆鑿性斧身之具也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則相反乃其勢又可並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維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談不好爲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而不忍別不好爲苛刻之令而好受罰者欲辨無辭不好使酒罵坐之人而好其于酒後盡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飲量不勝蕉葉而日與酒人爲徒近日又增一種癖好癖惡癖好音樂每聽

必至忘歸而又癖惡座客多言與竹肉之音相亂飲酒之樂備于五貴五好之中此皆爲宴集賓朋而設若夫家庭小飲與燕閒獨酌其爲樂也全在天機逗露之中形迹消忘之內有飲宴之實事無酧酢之虛文睹兒女笑啼認作斑斕之舞聽妻孥勸誡若聞金縷之歌苟能作如是觀則雖謂朝朝歲旦夜夜元宵可也又何必座客常滿罇酒不空日藉豪舉以爲樂哉

談

讀書最樂之事而懶人常以為苦清閒最樂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樂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閒莫若與高士盤桓文人講論何也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既受一夕之樂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既得半日之閒又免多時之讀快樂可勝道乎善養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而有道之士多有不善談者有道而善談者人生希覯是當時就日以備開聾啟瞶之用者也即云我能揮麈無假于人亦須借朋儕起發豈能若西

域之鐘簴不叩自鳴者哉

沐浴

盛暑之月求樂事于黑甜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濁汗非此不淨炎蒸暑毒之氣亦非此不解此事非獨宜于盛夏自嚴冬避冷不宜頻浴外凡遇春溫秋爽皆可借此爲樂而養生之家則往往忌之謂其損耗元神也吾謂沐浴既能損身則雨露亦當損物豈人與草木有二性乎然沐浴損身之說亦非無據而云然予嘗試之試于初下浴盆時以未經澆

灌之身忽遇澎湃奔騰之勢以熱投冷以濕犯燥發頻水攻此一激也實足以衝散元神耗除精氣而我有法以處之慮其太激則勢在尚緩避其太熱則利于用溫解衣磅礴之秋先調水性使之略帶溫和由腹及胸由胸及背惟其溫而緩也則有水似乎無水已浴同于未浴俟與水性相習之後始以熱者投之頻浴頻投頻投頻攪使水乳交融而不覺漸入佳境而莫知然後縱橫其勢反側其身逆灌順澆必至痛快其身而後已此盆中取樂之法也至于富室大家

擴盆爲屋注水于池者冷則加薪熱則去火斤有以逸待勞之法想無俟貧人置喙也

聽琴觀棋

奕棋儘可消閒似難藉以行樂彈琴實堪養性未易執此求歡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彈棋必整槊橫戈以待百骸盡放之時何必再期整肅萬念俱忘之際豈宜復較輸贏常有貴祿榮名付之一擲而與人圍棋賭勝不肯以一着相饒者是與讓千乘之國而爭簞食豆羹者何異哉故喜彈不若喜聽善奕不如善觀

人勝而我爲之喜人敗而我不必爲之憂則是常居勝地也人彈和緩之音而我爲之吉人彈噍殺之音而我不必爲之凶則是長爲吉人也或觀聽之餘不無技癢何妨偶一爲之但不寢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則爲善彈善奕者耳

看花聽鳥

花鳥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產嬌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語復生羣鳥以佐之此段心機竟與購覓紅粧習成歌舞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以

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爲蠢然一物常有奇花過目而莫之睹鳴禽聒耳而莫之聞者至其捐資所購之姬妾色不及花之萬一聲僅竊鳥之緒餘然而睹貌即驚聞歌輒喜爲其貌似花而聲似鳥也噫貴似賤真與葉公之好龍何異予則不然每值花柳爭妍之日飛鳴鬬巧之時必致謝洪鈞歸功造物無飲不奠有食必陳若善士信嫗之佞佛者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惟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鶯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

可謂不負花鳥而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

畜養禽魚

鳥之悅人以聲者畫眉鸚鵡二種而鸚鵡之聲價高出畫眉上人多癖之以其能作人言耳予則大違是論謂鸚鵡所長止在羽毛其聲則一無可取鳥聲之可聽者以其異于人聲也鳥聲異于人聲之可聽者以出于人者爲人籟出于鳥者爲天籟也使我欲聽人言則盈耳皆是何必假口籠中況最善說話之鸚

鵡其舌本之强猶甚于不善說話之人而所言者又不過口頭數語是鸚鵡之見重于人與人之所以重鸚鵡者皆不可詮解之事至于畫眉之巧以一口而代衆舌每效一種無不酷似而復纖婉過之誠鳥中慧物也予好與此物作緣而獨怪其易死既善病而復招尤非殁于己即傷于物總無三年不壞者殆亦多技多能所致歟

鶴鹿二種之當蓄以其有仙風道骨也然所耗不貲而所居必廣無其資與地者皆不能蓄且種魚養鶴

二事不可兼行，利此則害彼也。然鶴之善唳善舞，與鹿之難擾易馴，皆品之極高貴者。麟鳳龜龍而外，不得不推二物居先矣。乃世人好此二物，又分輕重于其間。二者不可得兼，必將舍鹿而求鶴矣。顯貴之家，匪特深藏苑囿，近置衙齋，即倩人寫真繪像，必以此物相隨。予嘗推原其故，皆自一人始之，趙清獻公是也。琴之與鶴，聲價倍增，詎非賢相提携之力歟。

家常所畜之物，鷄犬之外，又復有猫。鷄司晨，犬守夜，猫捕鼠，皆有功于人而自食其力者也。乃猫為主人

所親暱每食與俱倘有聽其搴帷入室伴寢隨眠者鷄棲于塒犬宿于外居處飲食皆不及焉而從來叙禽獸之功談治平之象者則止言鷄犬而並不及猫親之者是則暱之者非親之者非則暱之者是不能不惑于二者之間矣曰有說焉雖猫而賤鷄犬者猶辦諸臣媚子以其不呼能來鬪叱不去因其親而親之非有可親之道也鷄犬二物則以職業為心一到司晨守夜之時則各司其事雖豢以美食處以曲房使不即彼而就此二物亦守死弗至人之處此亦因

其遠而遠之并有可遠之道也即其司晨守夜之功與捕鼠之功亦有間焉鷄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饑寒而盡瘁無所利而爲之純公無私者也猫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爲之公私相半者也清勤自處不屑媚人者遠身之道假公自爲啓迺其君者固寵之方是三物之親疎皆自取之也然以我司職業于人間亦必效鷄犬之行而以猫之舉動爲戒噫親疎可言也禍福不可言也猫得自終其天年而鷄犬之死皆不免于刀鋸鼎鑊之罰觀于三者之得失而

悟居官守職之難其不冠進賢而脫然于宦海浮沉之累者幸也

澆灌竹木

築成小圃近方塘菓易生成菜易長抱甕太癡機太巧從中酌取灌園方此予山居行樂之詩也能以草木之生死爲生死始可與言灌園之樂不則一灌再灌之後無不畏途視之矣殊不知草木欣欣向榮非止耳目堪娛亦可爲藝草植木之家助祥光而生瑞氣不見生財之地萬物皆榮退運之家群生不遂氣

之旺與不旺皆于動植驗之若是則汲水澆花與聽信堪與修門改向者無異也不覩為苦則樂在其中督率家人灌溉而以身任微勤節其勞逸亦頤養性情之一助也

閒情偶寄十六卷目次

頤養部 下

太飽勿饑

怒時哀時勿食

倦時悶時勿食

節色慾第四　計六款

節快樂過情之慾

節憂患傷情之慾

節饑飽不均之慾

節勞苦初停之慾

節新婚乍御之慾

一生未見老業

平時契慕之業

素常樂爲之業

生平痛惡之業

閒情偶寄卷之十六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仝訂

男　將蟠

頤養部　下

止憂第二

憂可忘乎不可忘乎曰可忘者非憂憂貧不可忘也然則憂之未忘其何能樂曰憂不可忘而可止止即所以忘之也如人憂貧而勸之使忘彼非不欲忘也啼饑號寒者迫于內

課賦索逋者攻于外憂能忘乎欲使貧者忘憂必先使饑者忘啼寒者忘號徵且索者忘其逋賦而後可此必不得之數也若是則忘憂二字徒虛語耳猶慰下第者以來科必發慰老而無嗣者以月後必生迨其不發不生亦止聽之而已能歸咎慰我者而責之使償乎語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慰人憂貧者必當授以生財之法慰人下第者必先予以必售之方慰人老而無嗣者當令蓄姬買

妾止妬息爭以爲多男從出之地若是則處

有裨之言不負一番勸諭止憂之法亦若是

也憂之途徑雖繁總不出可備難防之二種

妬爲汗竹以代樹萱

止眼前可備之憂

拂意之境無人不有但問其易處不易處可防不可防如易處而可防則于未至之先籌一計以待之此計一得即委其事于度外不必再籌再籌則惑我者至矣賊攻于外而民擾于中其可乎俟其既至則以

前盡之策取而予之切勿自動聲色聲色動于外則氣餒于中此以靜待動之法易知亦易行也

止身外不測之憂

不測之憂其未發也必先有兆現乎蓍龜動乎四體者猶未必果驗其必驗之兆不在凶信之頻來而反在吉祥之事之太過樂極悲生否伏于泰此一定不移之數也命薄之人有奇福便有奇禍即厚德載福之人極祿之內亦必釀出小災蓋天道好還不敢盡私其人微示公道于一線耳達者處此無不思患預

防竊此非善境乃造化必忌之數而鬼瞰之秋也蕭牆之變其在是乎止憂之法有五一曰謙以省過二曰勤以彌身三曰儉以儲費四曰恕以息爭五曰寬以彌謗率此而行則憂之大者可小小者可無非逆境之數可以輸逃而倖免也祇因造物予奪之權不肯為人所測識料其如此後反未必如此亦造物者顛倒英雄之慣技耳

調飲啜第三

食物本草一書。養生家必需之物。然翻閱遍即當置之。若留乚著之旁。日備考核。宜食之物則食之。否則相戒勿用。吾恐所好非所食。所食非所好。曾皙嗜羊棗而不得藝。曹劌鄙肉食而偏與謀。則飲食之事。亦太苦矣。嘗有性不宜食而偏嗜之。因惑本草之言。遂以疑慮致疾者。弓蛇之為祟。豈僅在形似之間哉。食色性也。欲藉飲食養生。則以不離乎

性者近是

愛食者多食

生平愛食之物即可養身不必再查本草春秋之時非無本草孔子性嗜薑即不徹薑食性嗜醬即不得其醬不食皆嗜性之所好非有考據而然孔子于薑醬二物每食不離未聞以多致疾可見性好之物多食不為祟也但亦有調劑君臣之法不可不知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即調劑君臣之法肉與食較則食為君而肉為臣薑醬與肉較則又肉為君而薑醬為

臣交雖有好不好之分然君臣之位不可亂也他物劑是

怕食者少食

凡食一物而覺滯胸膛不能克化者即是病根急宜消導世間只有瘦肢之藥豈有瘦肢之食乎善食之物必無是患强半皆所惡也故性惡之物即當少食不食更宜

太饑勿飽

欲調飲食先勻饑飽大約饑至七分而得食斯爲酌

中之度先時則早過候則遲然七分之饑亦當予以七分之飽如田疇之水務與禾苗相稱所需幾何則灌注幾何太多反能傷稼此平時養生之火候也有時迫于繁冗饑過七分而不得食遂至九分十分者是謂太饑其為食也寧少勿多多則饑飽相搏而脾氣受傷數月之調和不敵一朝之紊亂矣

太飽勿饑

饑飽之度不得過于七分是已然又豈無饕餮太甚其腹果然之時是則失之太飽其調飭之法亦復如

前寧豈勿啻若謂踰時不久積食難消以養應之法處之故使饑腸欲絕則似大熱之後忽遇奇荒貧民之饑可耐也富民之饑不可耐也疾病之生多由于此從來善養生者必不以身爲戲

怒時哀時勿食

喜怒哀樂之始發均非進食之時然在喜樂猶可在哀怒則必不可怒時食物易下而難消哀時食物難消亦難下俱宜暫過一時候其勢之稍殺飲食無論遲早總以入腸消化之時爲度早食而不消不若遲

食而即消不消即爲患消則可免一貧之憂矣

倦時悶時勿食

倦時勿食防蟲蝕也蟲蝕則食停于中而不得下煩悶時勿食避惡心也惡心則非特不下而嘔逆隨之食一物務得一物之用得其用則受益不得其用豈止不受益而已哉

節色慾第四

行樂之地。首數房中。而世人不善處之。往往啓妬釀爭。翻爲禍人之具。即有善御者。又未免溺之過度。因以傷身。精耗血枯。命隨之絕。是善處不善處。其爲無益于人者一也。至于養生之家。又有近姹遠色之二種。各持一見。水火其詞。噫。天既生男。何復生女。使人遠之不得。近之不得。功罪難予。竟作千古不決之疑案哉。予爲息爭止謗。立一公評。則謂陰

陽之不可相無猶天地之不可使和也天苟去地非止無地亦并無天江河湖海之不存則日月奚自而藏雨露憑何而濃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人但知濃雨露者地也不知生雨露者亦地也地能藏天之精濃天之液而不爲天之害反爲天之助者其故何居則以天能用地而不爲地所用耳天使地晦則地不敢不晦迨欲其明則又不敢不明水藏于地而不化火之鳳則

汲得無據而起于附于地而不逢天之候則
草木何自而生是天也者用地之物也猶男
為一家之主司出納吐茹之權者也地也者
聽天之物也猶女僅一人之用執飲食寢處
之勞者也果若是則房中之樂何可一日無
之但顧其人之能用與否我能用彼則利莫
大焉參苓耆朮皆死藥也以死藥療生人猶
以枯木接活樹求其氣脉之貫未易得也黃
婆姹女皆活藥也以活藥治活人猶以雌雞

抱雌卵冀其無豚之通不更易乎凡借女色
養身而反受基害者皆是男爲女用反拋爲
天者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被戮之人之
過與殺人者何尤人間執子之見則老氏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說不幾謬乎予曰正從
此說參來但爲下一轉語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常見可欲亦能使心不亂何也人能屏絕
嗜欲使聲色貨利不至于前則誘我者不至
我自不爲人誘苟非入山逃俗能若是乎使

終身不見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亂也必倍于常見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與此輩習處則是司空見慣渾閒事矣心之不亂不大異于不見可欲而忽見可欲之人哉老子之學避世無爲之學也笠翁之學家居有事之學也二說並存則游于方之內外無適不可

節快樂過情之憂

樂中行樂樂莫大焉使男子至樂而爲婦人者尚有

他事縈心則其爲樂也可無過情之慮使男婦並處極樂之鄉其爲逸無涯無一人一物攪挫其歡此危道也決盡隄防之慮齊熟刻虛之然而但能行樂之人即非能慮患之人但能慮患之人即是可以不必行樂之人此論徒虛設耳必須此等憂患歷過一遭親嘗其苦然後能行此樂噫求爲三折肱之良醫則囊中妙藥存者鮮矣不若早留餘地之爲善

節憂患傷情之慾

憂愁困苦之際無事娛情即念房中之樂此非自好

時勢爲之使然也。然憂中行樂。較之平時其耗損精神也加倍。何也。體雖交而心不交。精未洩而氣已洩。試發愁人以歡笑。其歡笑之苦更甚于愁。則如憂中行樂之可已。雖然。我能言之。不能行之。但較平時稍節則可耳。

節饑飽方殷之慾

饑寒醉飽四時。皆非取樂之候。然使情不能禁。必欲遂之。則寒可爲也。饑不可爲也。醉可爲也。飽不可爲也。以寒之爲苦在外。饑之爲苦在中。醉有酒力之可

憂飽無輕身之足攀饑之變構者嚴也枵腹者不可使穀蓬蔓者聚也巢腹者不可與眠饑不在腸而飽不在腹是為行樂之時矣

節勞苦初停之際

勞極思逸人之情也而非所論于耽酒嗜色之人勞有喘息未定即赴溫柔鄉者是欲使五官百骸精神氣血以及骨中之髓腎內之精無一不勞而後已此殺身之道也疾發之遲緩雖不可知總無不貽病于內者節之之法有緩急二種能緩者必過一夕夕

不能接者則酣眠一覺以代一夕酣眠二覺以代二夕惟睡可以息勞飲食居處皆不若也

節新婚乍御之慾

新婚燕爾不必定在初娶凡婦人未經御而乍御者即是新婚無論是妻是妾是婢是妓其爲燕爾之情則一也樂莫樂于新相知但觀此一夕之爲歡可抵尋常之數夕即知此一夕之所耗亦可抵尋常之數夕能保此夕不受燕爾之傷始可以道新婚之樂不則開荒闢昧既以身任奇勞獻媚要功又復躬承與

[illegible]終身不二色者何難作背城一戰後宮多嬖侍者豈能爲不敗飢軍危哉危哉當籌所以善此矣善此當用何法曰靜之以心雖曰燕爾新婚只當行其故事說大人則藐之御新人則舊之仍以尋常女子相視而不致大動其心過此一夕二夕之後反以新人視之則可謂駕馭有方而張弛合道者矣

節隆冬盛暑之慾

最宜節慾者隆冬而最難節慾者亦是隆冬最忌行樂者盛暑而最便行樂者又是盛暑何也冬夜非人

不暇顧身惟恐不密倚翠偎紅之際慾念所由生也三時苦于襪襪九夏獨喜輕便袒裼裸裎之時齊心所由蕩也當此二時勸人節慾似乎不情然衣此即非保身之道節之爲言明有度也有度則寒暑不爲災無度則溫和亦致戾節之爲言示能守也能守則日與周旋而神旺無守則界經點綴而魂搖由有度而馴至能守由能守而馴至自然則無時不堪既玉有暇即可憐香將節是集爲可焚而怪溯上笠翁之多事矣

却病第五

病之起也有因。病之伏也有在。絕其因而破其在。只在一字之和。俗云。家不和。被鄰欺。病有病魔。魔非善物。猶之穿窬之盜。起訟構難之人也。我之家室有脩。怨謗不生。則彼無所施其狡猾。一有可乘之隙。則環肆奸欺而祟我矣。然物必先朽而後蟲生之。苟能劃其根本。榮其枝葉。蟲雖多。其奈樹何。人身所當和者。有氣血臟腑脾胃筋骨之種種。使必逐節

調和則頭緒紛然顧此失彼窮終日之力不能防一隙之疎防病而病生反為病魔竊笑耳有務本之法止在善和其心心和則百體皆和即有不和心能若重收輕緩急權輕衡治之以法矣否則內之不寧外將奚覩然而和心之法則難言之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怒不至于欲觸憂不至于欲絕畧帶三分拙兼存一線癡微聾與暫啞均是壽身資此和心訣也三復斯言病其可却

病未至而防之

病未至而防之者病雖未作而有可病之機與必病之勢先以藥物發之使其欲發不得猶敵欲攻我而我兵先之預發制人者也如偶以衣薄而致寒冒屬食多而傷飽寒起畏風之漸飽生惡食之忌此即病之機與勢也急飲散風之物而使之汗隨機化積之劑而速之消在病之自覺如人事機動而勢未成原在可行可止之介人或止之則竟止矣較之兵于已發而兵行在途者其勢不大相徑庭哉

病將至而止之

病將至而止之者病形將見而未見病態欲支而難支與久疾乍愈之人同一意况此時所患者切忌猜疑猜疑者問其是疾與否也一作痛癢之念則治之不力轉盼而疾成矣即使并力以是疾處之寢食戒嚴務作深溝高壘之計刀圭畢備將爲出奇制勝之謀以全副精神料理奸謀未遂之賊使不得揭竿而起者豈難行不得之數哉

病已至而退之

病已至而退之其法維何曰止在一字之静故已多矣恐怖何益剪滅此而後朝食誰不欲爲無如不對症得寬則或可漸除急則疾上又生疾矣此際主持之力不在盧醫扁鵲而全在病人何也召疾使來者我也非醫也我由寒得則當使之能力去寒我負慾來則當使之一心治慾最不解者病太延醫不肯自述病源而只使醫人按脉藥性易識脉理難精善用藥者猶有能悉脉理而所言必中者今世能有幾人哉徒使按脉定方是以性命試醫而觀其中用否也

所謂主持之力不在盧醫扁鵲而全在病人者病人之心專一則醫人之心亦專一病者二三其詞則醫人什百其徑徑愈寬則藥愈雜藥愈雜則病愈繁矣昔許允宗謂人曰古之上醫病與脈值惟用一物攻之今人不諳脈理以情度病多其藥物以幸有功譬之獵人不知兎之所在廣絡原野以冀其獲術亦疎矣此言多藥無功而未及其害以予論之藥味多者不能愈疾而反能害之如一方十藥治風者有之治食者有之治勞傷虛損者亦有之此合則彼離彼顧

則此逆合者順者卽使相投而離者逆者又復于中爲祟矣利害相攻利卒不能勝害况其多離少合有逆無順者哉故延醫服藥危道也不自爲政而聽命于人又危道中之危道也愼而又愼其庶幾乎

療病第六

病不服藥如得中醫此八字金丹救出世間幾許危命進此說于初得病時未有不怪其迂者必俟刀圭藥石無所不投人力既窮況病如故不得已而從事斯語是可謂天人交廹而使就中醫者也乃不攻不療反致霍然始信八字金丹信乎非謬以寻論之天地之間只有貪生怕死之人並無起死囘生之藥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旨哉斯言不得以

諺語曰之矣然病之不能療醫猶旱之不能療禱明知雨澤在天匪求能致然豈有晏然坐視聽禾苗稼穡之焦枯者乎自盡其心而已矣予善病一生老而勿藥百草盡經嘗試幾作神農後身然于大黃解結之外未見有呼應極靈若此物之隨試隨驗者也生平著書立言無一不由杜撰其于療病之法亦然每患一症輒自考其致此之由得其所由然後治之以方療之以藥所謂方者非方書所

載之方乃觸景生情就事論事之方也所謂藥者非本草必載之藥乃隨心所喜信手拈來之藥也明知無本之言不可訓世然不妨姑妄言之以備世人之妄聽凡閱是編者理有可信則存之事有可疑則闕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所望于讀笠翁之書者

藥籠應有之物備載方書凡天地間一切所有如草木金石昆虫魚鳥以及人身之便溺牛馬之溲渤無一或遺是可謂兩間至備之

書百代不刊之典今試以本草一書高懸國門謂有能增一療病之物及正一藥性之訛者予以千金吾知軒岐復出盧扁再生亦惟有所息而退莫能覬覦者矣然使不幸而遇笠翁則千金必爲所攫何也藥不執方醫無定格同一病也同一藥也儘有治彼不效治此忽效者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必居一于此矣又有病是此病藥非此藥萬無可用之理或被庸醫誤投或爲臧獲謬取食之不

死。及以回生者。跡是而觀則本草所載諸藥性。不幾大謬不然乎。更有奇于此者常見有人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藥餌攻之不效刀圭試之不靈忽于無心中驟遇一事猛見一物。其物並非藥餌。其事絕異刀圭。或爲喜樂而病消或爲驚慌而疾退。救得命活。卽是良醫醫得病痊便稱良藥由是觀之。則此一物與此一事者。卽爲本草所遺。豈得謂之全備乎。雖然彼所載者物性之常我所言者事理之

變彼之所師者人人言如是彼言亦如是求其不謬則幸矣我之所師者心心覺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爲乎究竟予言似創實非創也原本于方書之一言醫者意也以意爲醫十驗八九但非其人不行吾願以拆字射覆者改卜爲醫庶幾此法可行而不爲一定不移之方書所誤耳

本性酷好之藥

一曰本性酷好之物可以當藥凡人一生必有偏嗜

偏好之一物如文王之嗜菖蒲葅曾晳之嗜羊棗劉伶之嗜酒盧仝之嗜茶權長孺之嗜瓜皆癖嗜也癖之所在性命與通劇病得此皆稱良藥醫士不明此理必按本草而稽查藥性稍與症左即鳩毒視之此與疾之不能遽瘳也予嘗以身試之庚午之歲疫癘盛行一門之內無不呻吟而惟予獨甚時當夏五應薦楊梅而予之嗜此較前人之癖菖蒲羊棗諸物殆有甚焉每食必過一斗因訊妻孥曰此果曾入市否妻孥知其既有而未敢遽進使人密訊于醫醫者曰

其後積熱適與症反無論多食即一二枚亦可喪命家人識其不可而恐予固索遂詭詞以應謂此時未得越數日或可致之詎料予宅臨街賣花售菜之聲時時達于戶內忽有大聲疾呼而過于門者知為楊家菓也予始窮詰家人彼以醫士之言對予日碌碌丕成彼烏知此急為購之及其既得纔一沾齒而滿胸之積結俱開與人腹中則五臟暨和四體盡適不知前病為何物矣家人睹此知醫言不驗亦聽其食而不之禁病遂以此得痊由是觀之無病不可自醫

無物不可當藥但須以漸嘗試由少而多視其可進而進之始不以身爲孤注又有因嗜此物食之過多因而成疾者又當別論不得盡執以酒解酲之說遂其勢而益之然食之既厭而成疾者一見此物即避之如讐不相忌而相能即爲對症之藥可知也

其人急需之藥

二曰其人急需之物可以當藥人無貴賤窮通皆有激切所需之物如窮人所需者財富人所需者官貴人所需者陞擢老人所需者壽皆卒急欲致之物也

惟其需之甚急故一投輒喜喜即病痊如人病入膏肓無醫可救則當療之以此力能致者致之力不能致不妨紿之以術家貧不能致財者或向富人稱貸僞稱親友餽遺安置床頭予以可喜此救貧病之第一著也未得官者或急爲納粟或謬稱薦舉已得官者或負擔給補或假報量移至于老人欲得之遐年則出在星相巫醫之口寧千寧百何足吝哉是皆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者也雖然療諸病易療貧病難世人憂貧而致疾疾而不可救藥者幾與恒

河汲北數焉能假太倉之粟貸郭況之金是人皆予以可喜而使之霍然盡愈哉

一心鍾愛之藥

三曰一心鍾愛之人可以當藥人心私愛必有所鍾常有君不得之于臣父不得之于子而極疏極遠極不足愛之人反爲精神所注性命以之者是即鍾情之物也或是嬌妻美妾或爲狎客孌童或係至親密友思之弗得與得而弗親皆可以致疾即使致疾之由非關于此一到疾痛無聊之際勢必念及私愛之

人忽使相親如魚得水未有不耳清目明精神陡健者病魔之辭去者此數類之中惟色爲甚少年之疾强半犯此父母不知謬聽醫士之言以色爲戒不知色能害人言其常也情慾愈疾處其變也人爲情死而不以情藥之豈人爲餓死而仍戒令勿食以成首陽之志乎凡有少年子女情竇已開未經婚嫁而至疾疾而不能遽瘳者惟此一物可以藥之即使病軀羸弱難使相親但令往來其前使知業爲我有亦可慰情思之大半猶之得藥弗食但嗅其味亦可內通

腠理外壯筋骨同一例也至若閨門以外之人孜之不難處之更易使近臥榻相呢相親非招人與共乃賄藥使嘗也仁人孝子之養親嚴父慈母之愛子俱不可不預蓄是方以防其疾

一生未見之藥

四曰一生未見之物可以當藥欲得未得之物是人皆有如文士之于異書武人之于寶劍醉翁之于名酒佳人之于美飾是皆一往情深不辭困頓而欲與相俱者也多方覓得而使之一見又復艱難其勢而

後出之此駕馭病人之術也然必既得而後留難之許而不能卒與是益其疚矣所謂異書者不必復言秘笈搜藏破壁而後得之凡屬新編未經目睹者即是異書如陳琳之檄枚乘之文皆前人已試之藥也須知奇文通神鬼魅避之無有不驗者而予所謂文人亦不必定指才士凡係識字之人即可以書當藥傳奇野史最能破病魔備人讀之與誦咒辟邪無異也他可類推勿拘一轍富人以珍寶爲異物貧家以羅綺爲異物微山之民見海錯而稱奇穴處之家入巢

於而發其物無美惡希覯爲珍婦少妍媸乍覯必羨昔未睹而今始睹一錢所購足抵千金如必俟希世之珍是棄此輩于枯魚之肆矣

平時契慕之藥

五日平時契慕之人可以當藥凡人有生平嚮往未經謀面者如其惠然肯來以之當藥其爲效也甚捷昔人傳韓非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吾時宋纖有遠操沉靜不與

世交隱居酒泉不應辟命太守楊宣慕之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觀之是泰王之于韓非武帝之于相如楊宣之于宋纖可謂心神畢射寤寐相求者矣使當泰王漢帝楊宣卧疾之日忽致三人于榻前則其霍然起舞執手爲歡不知疾之所從去者有不待事畢而知之矣凡此皆言秉彜至好出自中心故能愉快若此其因人贊美而齒聲附和者不與焉

素常樂爲之藥

六曰素常樂爲之事可以當藥病人忌勞理之常也

然有乘此不疲一說作轉蒲則夢之適以遣之亦非拘士所能知耳予一生療病全用是方無疾不試無試不驗從離流腸之奇不是過也予生無他癖惟好著書憂藉以消怒藉以釋牢騷不平之氣藉以劃除因思諸疾之萌蘖無不始于七情我有治情理性之藥彼烏能祟我哉故于伏枕呻吟之初即作開卷第一義能起能坐則落毫端不則但存腹藁迨沉疴將起之日即新編告竣之時一生剞劂孰使為之寔半出造化小兒之手此我輩文人之藥止熱自怡悅不

堪持贈君者。而天下之人。莫不有樂為之一事。或耽詩癖酒。或慕樂嗜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与。莫加禁止。亦是調理病人之一法。總之御疾之道。貴在能忘。切切在心。則我為疾用。而死生聽之矣。知其力乏。而故授以事。非授之使困。乃迫之使忘也。

生平痛惡之藥

七日生平痛惡之物。與切齒之人。忽而去之。亦可當藥。人有偏好。即有偏惡。偏好者致之。既可已疾。豈偏惡者俾之使去。遂之使遠。獨不可當沉痾之七發乎。

傾病之人目中不能容屑去一可憎之物如去眼內之釘病中睹此其爲累也更甚故凡遇病人在床必先討其所讐者何人憎而欲去者何物人之來也屏之物之存也去之或詐言所讐之人必傷病故暫快一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須臾不死或竟不死也亦未可知割股救親未必能活割讐家之肉以食親鋼親未有不起者讐家之肉豈有異味可嘗而怪色奇形之可辨乎暫欺以方亦未嘗不可此則充類至義之盡也愈疾之法豈必盡然得其意而已矣

以上諸藥創自笠翁當呼爲笠翁本草其餘療病之藥及攻疾之方效而可用者儘多但醫士能言方書可考載之將不勝載悉留本等之事以歸分内之人廼不越庖非言其可廢也總之此一書者事所應有不得不有言所當無不敢不無絕無僅有之號則不敢居雖有若無之名亦不任受殆亦可有而不必盡廢者也